2016年8月25日，那天是一个美好的时节，廖锦文先生在“中国玉器之乡”四会市举行了廖氏家族雕刻工艺家风传承晚宴，出席晚宴的主要嘉宾除了港澳玉雕界的杰出人士外，廖氏家族的现有成员、廖氏家族雕刻工艺第三代传承人年近90岁的廖汉权老先生，其第四代雕刻工艺传承人及其家族雕刻工艺的第五代所有传承人悉数登场。

这在廖氏家族史上是首次！由唐德鑫撰写的《廖氏家族工艺传承记》也正式陈述定稿。

廖氏家族的手艺传承从1870年开始，迄今已经五代了，一百余年，历经风雨，实属不易。廖氏家族的技艺传承，超过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代，薪火相传至今，每一代传承人都能在秉持祖训的基础上，不忘初心，不懈努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廖氏家族的每个人，都孜孜不倦、默默无闻的把青春奉献给了工艺雕刻艺术。

如今廖氏家族雕刻工艺，不仅在岭南大地声名鹊起，而且在港澳台及海外已经享有盛誉。

侨乡一家人的五代玉器情缘

本报记者　**陆培法**

代际相传的技艺

据史料记载，廖氏家族之手工艺第一代开创者廖贵褶，诞生于广东省高要县宋隆五区（今肇庆市高要区金渡镇五股村）辖区内，时值晚清，政局风雨飘摇，社会民生凋敝。

1890年左右，年方20岁的廖贵褶即赴广州，经乡绅推荐，拜师于华林寺附近的一位玉匠王师傅。彼时，由于满清的颓势，北方宫廷的匠师们纷纷离开宫廷，为谋生，又纷纷南下，到了坐拥“十三行”的繁荣广州，靠手工艺谋生，并广纳门徒，将北方宫廷工艺传授于民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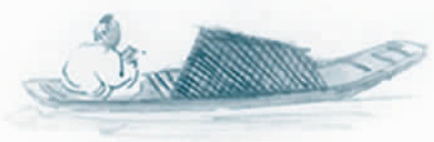
廖贵褶正是机缘巧合，遇到了宫廷玉匠王师傅。于是拜师学艺，为学日益。1902年，廖贵褶曾一度返回故里，娶妻生子，旋又返回广州，继续雕刻工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已在广州耕耘了10年之久的廖贵褶，十年磨一剑，已经成为闻名遐迩的玉雕师傅。

由于政局持续动荡，廖贵褶最终决定携妻儿重返故里高要，并厚积薄发，在以后的百年中，在高要和邻近的四会开创和传承了廖氏家族之手工艺，经过五代人的薪火接力，廖氏家族创造了玉雕艺术方面的耀眼辉煌。

本报记者这次专程到广东四会独家采访廖氏家族工艺传承的第三代传人廖汉权老人时，深感工匠精神带给这位传人的豪情。

今年已经91岁的廖汉权老人，看上去还是红光满脸，精神饱满。这位老人深情地回忆道，他每年组织几位老艺人都要去香港九龙的土瓜环，追思他年轻时学艺拼搏时场景，他说，虽然那里已经今非昔比，已变得十分繁荣，但遗风还在，精神难忘。

廖氏家族之手工艺第二代传承人廖焕南（1903-1952），自幼传承家学，在父亲廖贵褶的启蒙下，自幼接触手工艺，少年时期已对一些小型玉雕技巧十分娴熟。辛亥革命爆发以后，随乡人到香港土瓜环的一家木器作坊，继续当上学徒。由于小小的廖焕南勤奋好学，深得师傅们喜爱，加之天资聪颖，本身传承家学，于是工艺日进。



1941年香港沦陷后，廖氏家族工艺传承的第三代人廖汉权，与父亲廖焕南共蒙乱世，成长于兵荒马乱的岁月，幼年的他跟随着父母亲，从香港徒步一个多月，回到高要金渡镇。廖汉权时常听先辈讲述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道理，也深深地知道薄技傍身的重要性，加之天资聪颖，幼蒙庭训，于是子承父业。难能可贵的是，廖汉权不仅完整地继承了父亲廖焕南的木雕工艺，还寻师访道，广泛涉猎各种雕刻技艺，在青年时期，即掌握了木雕、象牙雕、玉雕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妙制“镇家宝”

初到广东四会采访，作为廖氏家族之手工艺第四代传承人的廖锦文，一见面就让本报记者到他的高要老家金渡镇五股村去看看。

在西江边上的一个小村庄里，廖锦文带记者去看了一下他的父辈们的几个特意留下来的小作坊。他说，他小时候经常在破墙洞中观看父辈们的土法玉雕工艺，他们当时都是用脚踏式的原始工具来雕刻，极其费力。数年雕刻一个玉雕工艺品或行货，也值不了几个钱，由此可见前辈们的创业辛酸和坚毅精神。

在五股村，记者看到，目前留在村里的劳动力都在搞各种各样的雕刻，最多的是砚雕，也有大量的木雕、竹雕、牛皮雕刻等，这里真是雕刻之乡。

中学时，历史教科书上的一张图片改变了廖锦文的一生，使出身民间工艺世家的他，毅然走上了玉雕之路。使他一见倾心的玉雕图片便是《大禹治水》——这是乾隆年间的巨型玉雕作品，作品耗时十年，大气磅礴，颂扬了大禹治水的功绩，表达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决心和勇气。为何帝王用玉作为载体来表达大禹治水人定胜天的精神，而不是其它。一番冥思苦想后，廖锦文意识到大禹治水是折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不朽故事，不朽的故事，自然只有用代表民族精神的不朽的玉才能体现。与《大禹治水》的不期而遇，启发了他艺术上的追求——玉雕在追求一种情趣的同时，更应弘扬一种民族精神、一种民族文化。

廖锦文告诉记者，数年前他在老家的一次喜庆筵席上曾品尝到乡亲秘制的烧鸡，对烧鸡金黄色的皮壳印象深刻，就好似翡翠中特有的黄翡，故渴望能用一块翡翠原石雕琢成一只烧鸡，以便望之回味。而且在当时的四会茶油鸡在当地风味中独领风骚，社会各界都希望有一个鸡的传世作品的诞生。

为此，他曾多次亲自前往云南选材，可惜未能选中合适的翡翠原石，3年都未能遂愿。

有一次他到缅甸的翡翠矿区，在许许多多的翡翠原石中，专门为此精选购买了百余块黄翡原石，回来经挑选后，只得一块可制作“烧鸡”。经反复构图，定出“烧鸡”的草图，想不到在雕琢过程中原石竟有裂痕出现，幸好他又突发灵感，将天然裂痕当作“烧鸡”已烧熟破开。结果，整件作品利用圆雕写实手法，将原石应有的天然之美表达得淋漓尽致，使“烧鸡”浑然天成。

很多人初看这块玉雕，还以为是一只刚出炉的香喷喷的烧鸡呢，让人垂涎欲滴。当再仔细观看发现这确实是一块玉雕时，又不禁叹服作者的精妙构思和娴熟刀法。廖锦文把这件作品命名为“镇家宝”。

建立翡翠博物馆

站在文宝斋翡翠博物馆外，地上长满了苔藓的古青砖、门口一对高古威严的宋代汉白玉貔貅、墙上满是青花砖堆砌、古朴典雅的古木梨花窗、雕镂着优美花草纹案并勾勒着流畅古典线条的木门、更精致的是门口处抬望眼镌刻着11个古朴浑厚、笔力苍劲雄健的书法“仁义礼智信洁勇道德忠乐”，实在是赏心悦目，令人流连不已！

五年前，四会文宝斋翡翠博物馆正式开张。据悉，这是广东省首家展示翡翠历史、文化、艺术的人文博物馆。

文宝斋翡翠博物馆是由廖锦文先生独资兴建的一家以玉器为主题的民办博物馆。该馆选址于水岸名都，绥江之边，建筑面积达2000平方米，馆内共分五个展区，以“文史+藏品”的形式，展出廖锦文所创作的多项玉雕作品，介绍玉文化的历史进化和艺术嬗变。

在翡翠博物馆里，记者看到，许多佳作都为巧夺天工之作。其中，“镇家宝”整件为翡色，翡色在翡翠“福禄寿”三彩中称为“福意”，作品寓意吉庆满堂，瑞岁丰年，能共存千秋万代，若能置其于家中，可算是一件巧夺天工的家传之宝，故取名“镇家宝”。

《流金岁月》、《六祖——四会树禅风》获2007年中国玉雕设计电视大赛优秀奖……部分玉雕作品还曾在人民大会堂展出过。如今陈列在橱窗里的一排排奖杯，默默见证了廖锦文一路走来的艰辛与成就，也充分展示了他独具匠心的艺术才华与精湛绝伦的雕刻技艺。

面对目前市场的冲击和跟风的潮流，廖锦文时刻以玉德进行自勉，不盲从不跟风，坚守作品的原创和艺术上融合古今的创作理念。为此，他于2006年投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雕传承人顾永骏大师门下，顾永骏大师被誉为中国“山子雕第一人”，他将失传200多年的山子雕重新发掘出来并发扬光大。

廖锦波、廖锦洪、廖月英、廖锦文、廖月青兄弟姐妹五人，均在幼年时，耳濡目染，在潜移默化中，传承了家族工艺，并继往开来，不仅继承了木雕、象牙雕、玉雕，还接触了肇庆的特色雕刻工艺——砚雕，而廖月英、廖月青，在其母亲邓带的悉心栽培下还继承了高要本土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花草席编织。

在第四代廖氏家族工艺传承人中，其中的佼佼者也就是廖锦文先生。他先后被广东省人力资源厅授予“广东省高级工艺美术师”、全国工商联授予“中华玉雕艺术大师”等称号。

廖氏家族工艺传承的第五代人有：廖丽梅、廖桂安、廖桂广、廖桂咏、廖桂荣、廖丽诗、廖丽洁、廖桂铭等8人。如今，廖桂安已是广东省中级工艺美术师和中华玉雕工艺师，廖丽梅、廖桂广两人被评为广东省初级工艺美术师。

图为家族第四代玉雕传承人廖锦文（左）在接受父亲关于打磨玉器技艺的指导。

熊猫拉近中德两国距离

今天，看到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梦梦”、“娇庆”在德国公众面前亮相，并拥有非常漂亮的新居，我感到特别高兴。在建交45周年之际重启中德大熊猫保护研究合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希望“梦梦”、“娇庆”能够拉近中德两国距离，成为承载两国人民友好情谊的新使者。我向中德双方为大熊猫合作付出辛勤劳动的专家和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并祝愿中德两国人民友谊不断结出新硕果。

——摘自习近平在同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出席柏林动物园大熊猫馆开馆仪式时的讲话（2017年7月5日）

“梦梦”、“娇庆”：“梦梦”是雌性，谱系号868，2013年7月10日出生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它长着圆脸，嘴筒子略显短，性格温顺，喜欢卖萌和照相，很有镜头感。“娇庆”是雄性，谱系号769，2010年7月15日出生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其性格外向，活泼调皮，喜欢运动、打滚，是一个圆圆脸的帅小伙。

德国人专门为它俩建了占地5000平方米的大熊猫馆，不仅外观充满浓郁的中式建筑风格，内部还参照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圈舍布局——原木搭成的滑梯、流动的水源等应有尽有。大熊猫馆从2016年10月开始建设，今年5月全部完工。

中德大熊猫保护研究合作：7月5日，在习近平主席和默克尔总理的共同见证下，中国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向柏林动物园园长克尼里姆移交了大熊猫“梦梦”、“娇庆”的档案，标志着中德大熊猫保护研究合作项目的正式启动。当天，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见证下，张建龙与德国柏林市市长米夏埃尔·米勒签署了《共同推进大熊猫保护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旨在推动中德大熊猫保护研究合作项目顺利实施，并促进中德两国在包括大熊猫在内的野生动植物保护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聚焦讲故事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程维：中西文化的『摆渡人』

顾桥孜　陈曦琳

图为程维在国际翻译院校联盟（CIUTI）论坛上发言。

“只做语言转换远远不够，翻译的核心在于文化间的沟通。”自2002年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从旅游管理学院英语教研室的教师，到高级翻译学院的院长，程维已经和翻译打了整整十五年交道。曾被聘为中国翻译研究中心特聘专家顾问，曾当选过校级教学名师，最近，她又荣幸地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

“摆渡人”是程维非常喜欢的一个比喻，也是她工作生活的写照。温婉知性、优雅大方，是她给笔者留下的第一印象，而谈到翻译的具体问题时，她又显出学者般的执着。她说，“摆渡”是为了探索翻译的学问，在中西文化的不断往返间得到了升华。2012年，在程维牵头、同事们共同努力下，北二外加入了国际翻译院校联盟（CIUTI），成为继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后第四个加入的中国高校。“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翻译工作环境日新月异的今天，开阔的国际视野对翻译越发重要，闭门造车很容易让自己失去竞争力，”程维说，“适时走出象牙塔，与行业紧密合作、与国际优质的翻译教学资源合作，有助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作为大学教师，程维将无数学生“摆渡”到更远的彼岸，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思想的译者”。在她看来，翻译人才最看重三种素质：过硬的语言功底、善于思考的习惯，以及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在2015年秋天，翻译学院成立十周年之际，“译道大讲堂”应运而生。来到讲堂的嘉宾，不仅有翻译界的人才，还有各行各业的大家，包括《纽约时报》讲创意写作的作家、上海音乐学院研究古曲的教授。借助通识教育提升学生的审美力、鉴赏力和逻辑分析能力，真正做到“有思想”，这是程维一直坚持的理念。“我经常鼓励学生们在课余时间读一些‘无用’的书，选一两门看上去‘无用’的课，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

如同翻译所追求的“匠人精神”，对程维来说，“摆渡”还意味着为目标持之以恒的付出。2015年初，北二外开始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洽谈联合培养翻译博士的事宜。当时谁也没料到谈判期竟长达一年。考虑到中美的时间差，程维和北二外的老师们经常深夜一两点钟给美方的负责人发邮件，睡觉也不踏实，早上四五点钟又赶忙爬起来查看邮件，担心结果。此外，由于中美文化差异，每次她都要反复斟酌邮件行文中的字句，“生怕一处用词不妥，踩了对方文化禁忌的雷区而前功尽弃”。终于在2015年12月18日凌晨4时，程维收到了宾汉姆顿分校确认合作的消息。

“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们几个老师就像飞蛾扑火一样执着。”说起这段经历，程维有些激动，仿佛那三百多个风雨兼程又提心吊胆的日日夜夜又浮现在眼前。虽然那一年，她的女儿面临小升初的压力，正需要母亲的陪伴，但她仍然义无反顾地投身工作，“因为责任这两个字太重了”。现在，第一批联合培养的6名学生，下月初就将前往美国深造。

“如果命运是一条孤独的河流，谁会是你的灵魂摆渡人？”克莱尔·麦克福尔在小说《摆渡人》里向读者发问。对中国而言，沟通中西文化的旅途并不孤独，因为我们有程维这样为了学生、为了工作、为了国家利益奉献自己的“摆渡人”。

聚生相

本栏目主持人：严　冰